

檔案·文獻與歷史記憶——
雲林事件在古坑

張素玠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摘要

明治 28 至 35 年之間(1895-1902)發生於雲林地區的武裝抗日，史稱「雲林事件」。此一事件武裝衝突主要的場域在今日雲林縣古坑鄉山區。本文以檔案、文獻為基礎，踏查事件發生的歷史現場，蒐集地方史料、文書，進行深度訪談，記錄在地人士對雲林事件和反日行動領導人柯鐵的歷史記憶，查訪雲林事件所留下的印記，並以大歷史的視野，探討古坑地區的雲林事件。

本文以檔案、文獻與歷史記憶、歷史現場相互對話，兼及在地的角度探討古坑地區的雲林事件，得出以下幾點觀察和結論：1.古坑地區因斷層、河流切割所造成的複雜地形，提供了反日份子活動的場域和基地。2.雲林事件之所以參與者眾，戰事又曠日持久，主要是日方從 1896 年 6 月 19 日起至 22 日的「虐殺事件」，對民眾展開無差別掃蕩，使大量村民逃到山區加入鐵國山的反日組織。3.雲林事件的歸順者全部被殺，抗日集團的領導者沒有取得特權，也沒有成為地域經濟運作的一員，和臺灣其他地區的狀況所有不同。4.古坑地區的耆老未稱反日份子為「土匪」，也沒有將柯鐵加以神話，在地民眾的歷史記憶與史料參照，有相當高的真實性。5.雲林事件現場的碑碣、遺蹟、地方文書，提供了官方檔案所未見的資料，從而尋繹出歷史的另一側面。

關鍵字：雲林事件、古坑、柯鐵、歷史記憶、檔案文獻

壹、前言

明治 28 至 35 年之間（1895-1902）發生於雲林地區的武裝抗日，史稱「雲林事件」，此一事件主要的領導者柯鐵虎，與北部的簡大獅、南部的林少貓並稱為「抗日三猛」。中部的抗日事件具有幾項特性：第一：空間甚廣，北從彰化南區，南到嘉義山區，東到南投竹山埔里。第二：事件的時間甚長，從 1895 年開始到 1902 年，是臺灣武裝抗日事件中，期間持續最久之一。第三：發生於明治 29 年（1896）6 月的雲林虐殺行動，引起日本國內與國際媒體爭相譴責。第四：臺灣的武裝抗日事件中，直接由日本天皇下令懲處失職官員的事例。第五：虐殺事件後被究責的雲林支廳長松村雄之進，官方褫奪其勳章，這是臺灣總督府第一件臺灣高等官員懲戒撤職的紀錄。第六：1902 年 5 月 25 日同一天在雲林地區六個支廳或派出所進行的歸順式，日方將歸順者全部槍殺，這也是臺灣其他各區歸順式少見的。

如此重大的事件在總督府公文類纂中留下豐富史料，《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臺灣憲兵隊史》也有清楚記載，但日本官憲立場分明，能站在臺灣主體立場而且較詳盡的書寫以洪棄生的《瀛海偕亡記》為代表，洪氏以當代人寫當代事，內容十分生動；日方文獻略去不談之事，洪文則有所敘述，但該書對事件也有隱諱的部分。

戰後初期的志書，對武裝抗日多都以革命、抗日稱之，如《臺灣省通志稿·革命志抗日篇》¹、《雲林縣志稿·革命志》，這樣的觀點與當時的政治環境和氛圍密切相關。學界有關武裝抗日事件或抗日領導者的研究不在少數，其中較早跳脫民族主義觀點研究者為翁佳音，他分析臺灣北、中、

* 本文初稿於 2020 年 8 月 20 日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舉辦之「第 11 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上宣讀，感謝評論人及兩位匿名審查人惠賜寶貴建議，使修訂稿更加完備，茲特申謝忱。

1 黃旺成，《臺灣省通志稿（卷 9）革命志抗日篇》（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4 年）。

南區武裝抗日者的多元背景，與其抗日動機複雜性。² 黃秀政除了能以客觀的角度談臺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以外，並兼及中日關係、國際關係，以更大的視野探討日治初期的抗日活動。³ 楊永彬研究臺灣政權變動時紳商如何與總督府建立新的關係，以及保良局等臨時機構建立的過程，認為臺灣社會是總督府以清代士紳治理社會的模擬，在日本政權體制內的臺灣紳商仍然是社會的領導者。⁴ 近藤正己用 Small Wars 的概念，來說明帝國主義國家的正規軍與當地非正規軍之間的戰爭，探討台灣的 Small Wars 是如何展開的，並指出發展為國際問題的雲林事件，使日本在臺灣的 Small Wars 產生戰術上的改變，討伐行動中禁止燒殺民家。⁵

鄭天凱以雲林事件為中心，分近程與長期分析事件背後的歷史因素，他指出日人與清朝相同，對反抗者都冠之以匪，但日方忽略臺灣民眾傳統上與匪應對時，常遊移於「匪」及官之間是為了自保，日本沒有這樣的認識，而以無差別掃蕩和軍政高壓統治，他也推論保甲與招降策是雲林事件帶來的重大影響。⁶ 這篇論文對動盪中的社會與面對「官、匪」的百姓有其透析力，相當程度說明了日治初期日方採取無差別掃蕩的原因。呂大成的研究注意到雲林淺山區因地勢險峻，形成治安上死角，也一直存在地方武裝勢力。這些地方武裝勢力在乙未之役時轉化成抵抗日本的武力，文中也討論受匪徒刑罰令處罰的「土匪」，是否能直接轉換成為抗日義軍。⁷ 潘珏君試圖瞭解1895至1902年的雲林武裝抗日活動與鐵國山的組織，比較簡義與柯鐵後，指出

2 翁佳音，《臺灣漢人武裝抗日史研究（1895-1902）》（臺北：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86年）。

3 黃秀政，《臺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年）。

4 楊永彬，《臺灣紳商與早期日本殖民政權的關係：1895-1905年》（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暨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

5 近藤正己，〈Small Wars 與臺灣北部漢人武裝抗日運動〉，《師大臺灣史學報》第12期（2019年12月），頁1-35。

6 鄭天凱，《政權交替下的地方社會——雲林事件（1896）的探討》（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暨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年）。

7 呂大成，〈日治初期雲林事件與地方武裝抗日之研究〉（嘉義：國立嘉義大學史地系碩士論文，2011年）。

柯鐵比簡義在雲林武裝抗日活動中更具重要性。⁸ 張素玢研究古坑地區行政區域和轄屬的變化，發現古坑地區基層行政空間歷次的調整，幾乎都與「雲林事件」的發展有關，1920年被建構出的古坑庄，更以行政空間、教化空間、警察空間的交疊，達到日方社會控制的目的。⁹

陳怡宏研究北部、宜蘭地區的「土匪」集團，作者挑戰民族主義者和「唯經濟動機利益者」的論述，認為土匪所佔據位置及爭奪之利益有高度相關；而且土匪之所以為土匪的原因，往往是研究者建構出的「事實」，甚至產生種種抗日論述的現代版本。¹⁰ 除了史學領域，劉彥君則以司法的角度切入，透過對法律制度的觀察以及司法判決的研究，瞭解當時統治者如何看待土匪，在「匪徒刑罰令」立法後，法律上如何解釋「土匪」？歸類「土匪」？¹¹

到底日本文獻檔案中的土匪是否真為土匪？日本官方或司法如何定義「土匪」？戰後以民族觀點書寫的抗日志士或義軍，是否真為志士？反抗日本統治的理由為何？這樣的討論議題不斷出現在武裝抗日的相關文章。儘管如此，卻少有研究者貼近事件發生的歷史現場，去了解當地的人士對雲林事件的歷史記憶，他們如何看待鐵國山的一群反日份子？在地民眾眼中的柯鐵、簡義等是「土匪」？還是「志士」、「義軍」？一百多年前發生在古坑山區驚心動魄的攻防戰，今日還存留多少歷史印記？為何「雲林事件」臺灣民軍與日方衝突的主要場域為今日雲林縣古坑鄉的山區？古坑山區的地理環境提供怎樣的防禦與攻擊的有利條件？

8 潘珏君，〈日治初期雲林武裝抗日活動與鐵國山組織之研究（1895-1902年）——以簡義與柯鐵為例〉（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7年）。

9 張素玢，〈被建構出的古坑庄〉，《師大臺灣史學報》第12期（2019年12月），頁67-108。

10 陳怡宏，〈忠誠和反逆之間——1895-1901年間臺北、宜蘭地區「土匪」集團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暨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

11 劉彥君，〈強盜或抗日？——以日治法院判決中的「匪徒」為核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06年）。

筆者因編纂《古坑鄉志》與撰寫該志的〈歷史篇〉，從 2016 年起到 2019 年年初，在古坑鄉逐村展開田野工作，發現耆老對雲林事件與柯鐵等領導者，仍記憶猶深，在荒山野地也找到不少遺跡。因此本文試圖在《古坑鄉志》〈歷史篇〉的基礎上，以史料為線索，踏查事件發生的歷史現場，採集田野資料與口述歷史，進行檔案、文獻與歷史記憶、歷史現場的相互對話，除了兼及在地的角度，更以大歷史的視野，探討古坑地區的雲林事件。

貳、古坑地區的自然環境

雲林縣東南的古坑鄉，位於阿里山山脈西側，從山區的草嶺綿延至斗六丘陵與沖積扇平原，面積達 166.6059 平方公里，是彰雲兩縣海拔最高、面積最廣的鄉鎮，地區兼具平原、丘陵和山地地形，西部屬嘉南平原區，河流切穿其中。中部屬斗六丘陵區，東部則屬阿里山山脈區，地表起伏較大，且地形複雜，形成先民拓墾的障礙。



圖 1 雲林縣古坑鄉地理位置圖

資料來源：後製自內政部開放資料。

由於地勢東高西低，從丘陵地順坡而下的水流，匯聚成許多東西向的溪流，由北而南有圳頭坑、石仔坑、尖山坑、小坑仔、石牛溪、崙子溪、崁頂溪、大湖口溪、華興溪（倒孔山溪）等九條溪流，成為古坑地區的天然界線，也帶來區域間的隔閡。¹²

柯鐵建立抗日基地「鐵國山」的大坪頂，海拔高度約 400 至 450 公尺，位於兩條溪的分水嶺上，山頂平坦而廣大，被稱為「大坪頂」（今永光村山區），有居高臨下可以俯瞰平原地區的地形優勢。從丘陵地爬升到介於大約 400-800 公尺高的苦苓腳（今桂林村）和樟湖地區，山勢嵯峨谿谷錯落，居民以種竹伐木維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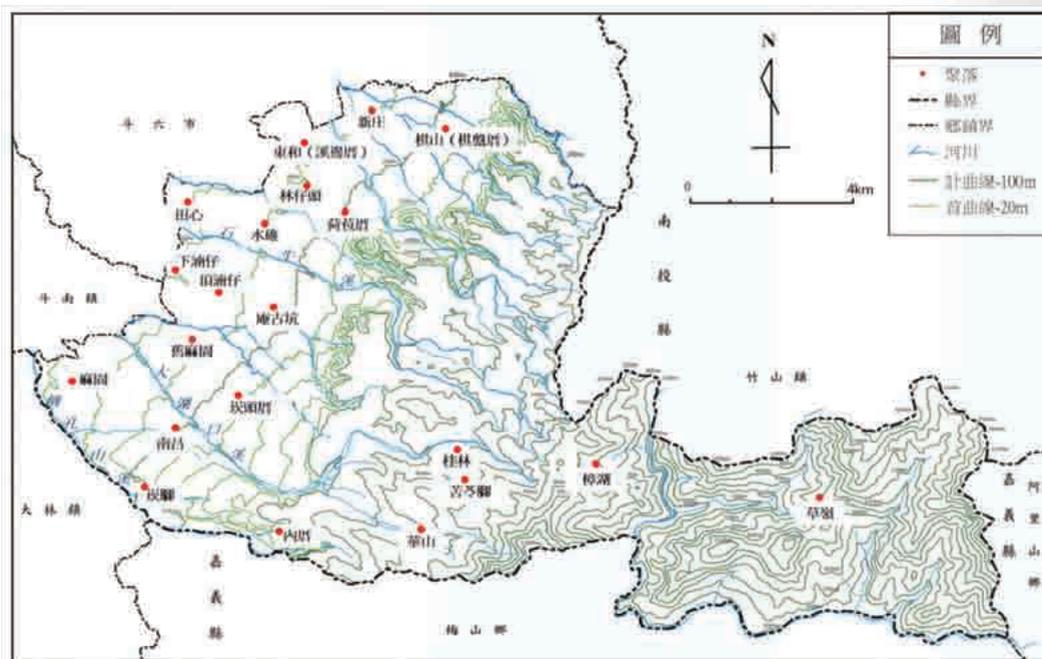


圖 2 古坑鄉等高線地形圖

資料來源：改繪自陳美鈴，〈地理篇〉《古坑鄉志》（雲林：古坑鄉公所，2020 年），頁 234，圖 2-3-1。

12 陳美鈴，〈地理篇〉，收入張素玢總纂，《古坑鄉志》（雲林縣古坑鄉：古坑鄉公所，2020 年），頁 178。

進入草嶺地區海拔高度以西南端清水溪的 400 公尺附近最低，最高處可爬升到 1,795 公尺與阿里山交界的嘉南雲峰。此一地區坡度陡峻，地層結構不佳而落差大，岩層因向往下滑動、斷裂而形成陡峭岩壁，清水溪下切成瀑布，瀑布下方出現凹洞，急湍的河流深切成曲流。¹³

古坑中部、東部丘陵山地廣達一萬餘公頃，除局部山地超過海拔 1,000 公尺以上外，多在廣義的「斗六丘陵」範圍內，地勢在海拔 200 至 700 公尺之間，山地林木覆蓋茂密，雲嘉相連山地原生樟樹林遍布。清代官民入山砍伐樟木作為軍工原料，又可提煉樟油熬腦。西部、南部丘陵山地多背風山坡地，適宜各類竹材生長。¹⁴

山區居民有不同的營生，大致為田、園並耕的方式，山民析柴販薪、燒炭，或採竹採筍，製成銀紙、粗紙、筍乾、醬筍、火炭、福圓。¹⁵ 因有山溪的灌溉，也能闢田種稻，滿足米糧的需求。因為山林資源豐富又地廣人稀，聚落之間河川交錯，又遠離阿里山社，清中葉有漢墾勢力進入以來，並未形成武裝開墾的型態，在文獻史料中幾無漢番衝突的事件。

但是，地處偏遠的山區不可避免的有匪賊藏身其中，例如今日古坑鄉荷苞村名為翁仔上天的小聚落，地勢陡峻，有地圖標示為土匪寮。古坑新庄居民原居山區的圳頭坑，因為土匪侵擾，居民才慢慢移到山下而形成新的庄頭。¹⁶ 另外棋盤厝（今古坑鄉棋盤村）之得名，一般說法該村一科舉功名者，在門前豎立旗杆掛御賜旗幟。¹⁷ 地方耆老提供另一說，是因為頂新庄山區盜匪太多，村民請來鏢局駐守，鏢局師父一來就升起鏢旗，警告

13 陳美鈴，〈地理篇〉《古坑鄉志》，頁 225、239。

14 黃繁光，〈經濟篇〉，收入張素玢總纂，《古坑鄉志》，頁 360、388。

15 倪贊元，《雲林縣採訪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年），頁 70-71、83。

16 張天輝（1922 年生，古坑新庄人）報導，張素玢訪問記錄，2016 年 1 月 26 日。

17 施添福、蕭莉婷等著，《臺灣地名辭書·卷九雲林縣》（南投：國史館臺灣省文獻館，2002 年），頁 262。

土匪盜賊勿輕舉妄動，久而久之當地就以旗竿厝得名，後來訛傳為棋盤厝。¹⁸ 土匪窩藏在山區，行蹤不定，崁頭厝平地居民也曾被山區的土匪謀害命。¹⁹ 古坑各山區有盜賊存在，但是村民確知這些盜匪和日本人指稱的「土匪」不同。

斷層橫互、河流切割所造成的地形落差和複雜地景，在清代容易成為土匪窩藏之地，到了日治初期又成為反日行動最好的天然掩護，也能造成山區游擊戰的優勢，這便是中部地區的民軍在古坑山區建立抗日基地的原因。

叁、「雲林事件」的展開

日本統治初期，臺灣反日事件迭起，雲林地區武裝抗日的主要場域，便是古坑的大坪頂、樟湖、苦苓腳、草嶺等山區。位於清帝國邊陲的雲林古坑地區，對新政權的到來原本並無積極抵抗之意，卻因山區的反日組織搶劫斗六街距離雲林支廳不遠的商店，並向支廳開槍挑釁而帶來一連串的軍事行動與衝突，甚至引發慘無人道的大屠殺。

一、事件的開端

甲午戰爭後，清依據馬關條約，將臺灣割讓給日本。明治 28 年 6 月 17 日，日本在臺北城外練兵場舉行始政式以後，近衛師團一路南下，雖然遭到逢各地民軍抵抗，日方仍在 10 月 21 日攻入臺南，繼續佔領南部和東部，於是臺灣陸續落入日本手中，臺灣各地的反抗行動遂轉為游擊戰。

18 張獻貞（1955 年生，古坑棋盤村村長）報導，張素玢訪問記錄，2016 年 1 月 23 日。古坑棋盤厝的地名沿革常被誤為清代該地出了武舉人，立旗竿於宅地之前而得名，事實上棋盤村未曾有過武舉人，但地名沿革一直以訛傳訛，未曾釐清真相，張獻貞的說法提供另一可能的參考。

19 吳哲朗（1938 年生，古坑崁頭厝人）報導，張素玢訪問記錄，2016 年 1 月 31 日。吳家住在崁頭厝街上，為當地大家族，其祖父就在家裡被土匪殺死，土匪窩藏在樟湖山區，專找有錢人家搶劫。

中部地區以大坪頂地區（今雲林縣古坑鄉永光村大坪頂）的鐵國山抗日活動聲勢最大，民軍之首為簡義。²⁰ 他里霧（今斗南地區）的黃丑、簡大肚等也時有行動。日方懸賞通報土匪，但山下與山上互通聲息，夜間常偷襲日軍。²¹ 明治 29 年（1896）1 月守備軍偵察大坪頂時遭埋伏圍攻，2 月中旬，民眾的槍械彈藥被收繳，並進行戶口調查，引起民眾疑慮與不安。²²

為了掃蕩雲林山區的反抗勢力，日軍進駐斗六街；藏匿於山中的反日份子因進退有「據」，時而展開突襲，時而搶街劫舍。明治 29 年 6 月 13 日凌晨，距雲林支廳不遠處，一家日本人商店遭 20 名「匪徒」闖入，搶劫之後並向雲林支廳開了數槍揚長而去，挑釁意味甚濃。新任雲林支廳長的松村雄之進與憲兵隊長、守備隊長共同展開追緝行動，一共逮捕 21 名潛伏在街內的反日份子，得知反抗勢力結集於大坪頂一事。²³ 隔天日方派兵員偵察大坪頂時，遭到民軍包圍攻擊，帶軍的中村中尉受傷自盡，其部屬過半戰死。²⁴

1896 年 6 月 18 日，日方又派佐藤大隊圍攻大坪頂，但民軍藏匿於更深山的「廊埕尾」（今古坑鄉永光、桂林村交界山區），此山區四面陡峭有如一線天般狹仄，山裡古樹蔽天，山徑參差。日方從大坪頂山麓進攻時，被民軍夾殺，死傷非常慘重。²⁵ 日方在山區的掃蕩相當不順利，兵員曝骨山區，激怒日本守備隊，而手段轉而更激烈，動輒將山民視為匪類捕殺。

20 洪棄生，《瀛海偕亡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年），頁 24。

21 洪棄生，《瀛海偕亡記》，頁 24。

22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第二編 領臺以後の治安狀況（上卷）》（臺北：南天書局，1995 年，原刊 1938 年），頁 431。

23 臺灣憲兵隊編，《臺灣憲兵隊史》（臺北：臺灣憲兵隊，1932 年），頁 200。

24 洪棄生，《瀛海偕亡記》，頁 24；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第二編 領臺以後の治安狀況（上卷）》，頁 432。

25 洪棄生，《瀛海偕亡記》，頁 24。

明治 29 年（1896）6 月 17 日開始，日方將臺中、嘉義、彰化的軍隊集結到斗六，決定展開大規模掃蕩。日方集合於斗六，由在地人吳明為嚮導，往大坪頂進攻。日軍進入小坪頂以後就遭伏兵，日軍中尉中村益明被活抓凌遲而死，懸屍山麓，其部眾大慟，緊急電告總督府土匪猖獗請求增兵。²⁶ 反之，民軍連破來襲的日軍後，士氣大振，柯鐵和其下被稱為十七大王的部眾，推曾在黑旗軍髦下的簡義為首，祭告天地起事，將明治 29 年訂為「天運元年」，左右各豎「奉清征倭」、「禱捷上帝」旗幟，以山勢險要的大坪頂為「鐵國山」，柯鐵虎自稱「欽命陣守鐵國山總統大元帥」。²⁷ 鐵國山部眾不畏日方威勢，甚至到斗六一帶鼓譟，刺激了日方，導致剿殺行動失控，對無辜平民展開大屠殺。

二、虐殺之役

日軍於大坪頂敗退後，在沒有援軍的情形下不敢深入，於是沿著大坪頂一路焚庄到庵古坑。庵古坑（今雲林縣古坑鄉古坑村）距大坪頂約 4 公里的山麓，村人畏懼日軍，總理村民殺雞宰豬，備酒肆迎接，軍隊卻將庄民網綁槍殺還放火焚屋，幾使庵古坑庄滅庄，不只庵古坑遭此橫禍，梅仔坑（今嘉義縣梅山鄉）等村亦然。這暴行使遠近村民無不咬牙切齒，扶老攜幼入山附從鐵國山，壯者誓言報仇。²⁸

日方的臺灣守備混成第二旅團結合軍、憲、警，以佐藤常政少佐指揮討伐隊，雲林支廳長松村雄之進則參與征討，獎勵民眾告發「土匪」，稱「雲林轄下無良民」，命令務必將土匪一網打盡。1896 年 6 月 19 日起至 22 日止，日方分路掃蕩斗六東南各庄，沿途幾乎不分良民與否，進行「無差

26 洪棄生，《瀛海偕亡記》，頁 27。

27 「大坪頂討伐書類（元臺中縣）」（1897-01-01），〈明治三十年元臺中縣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十八卷警察〉，《臺灣總督府檔案·舊縣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9323001。

28 洪棄生，《瀛海偕亡記》，頁 28。

別掃蕩」，並焚毀民屋。²⁹ 事後調查，遭兵焚的民屋，以庵古坑庄的 505 戶最多，³⁰ 共 55 庄計達 4,947 戶，民眾慘遭殺戮者不計其數。³¹ 雲林支廳主記今村平藏記錄了駭人的這一幕：

……雲林東南一帶，則斗六堡東南面一半、鯉魚堡及打猫東堡各地五六日里間，凡兵烟之下，無不盡成肉山血河，既不分良匪，復未辨薰猶，幾千房屋竟付之一炬，無數生靈頃刻間成斬首臺上之冤魂。……³²

表 1 雲林事件第一次討伐罹災戶數調查表（1897 年）

地名／今地名	戶數	地名／今地名	戶數
斗六街／斗六市	396	荊桐巷／荊桐鄉荊桐	37
田心仔庄／古坑鄉田心村	71	頂柴裡庄／斗六市三光里頂柴	24
下柴裡庄／斗六市三光里下柴	40	劉厝庄／斗六市嘉東里劉厝莊	41
茄苳腳庄／大埤鄉茄苳腳	86	社口庄／斗六市社口里	24
庵古坑庄／古坑鄉古坑村	505	水碓庄／古坑鄉水碓村	123
菜公庄／斗六市菜公里	6	大崙庄／斗六市崙峰里大崙	90
荷苞庄／古坑鄉荷苞厝村	60	崁頂庄／古坑鄉崁頂村	58
棋盤厝庄／古坑鄉棋盤厝村	93	麻園庄／古坑鄉麻園村	60
頂新庄／古坑鄉新庄村頂新	23	柯仔坑庄／竹山鎮德興里柯仔坑	13
全下庄	19	羌仔寮庄／竹山鎮秀林里羌仔寮	68
江厝仔庄／斗六市江厝里	79	南靖厝庄／斗南鎮靖興里南靖厝	157
石龜溪庄／斗南鎮石龜里	339	溪州仔庄／竹山鎮富州里溪州仔	19
大堀寮庄／古坑鄉崁頭厝大堀頂	43	溝仔埧庄／斗六市溝壩里	113

29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第二編 領臺以後の治安狀況（上卷）》，頁 432。

30 古坑國小和古坑國中在興建時檢到許多骨骸，疑似日本屠殺村民後掩埋的。陳益堅（1953 年生）報導，張素玢訪問記錄，2018 年 2 月 26 日。

31 根據《雲林沿革史》所記，遭焚燒最多的民屋為庵古坑 505 戶，而非《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二）》敘述的斗六街 396 戶。另外根據《雲林沿革史》列出的各庄罹災戶數調查，總計為 4,947 戶，而非《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的數字 3,899 戶。因《雲林沿革史》有 55 庄各庄戶數統計，《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則無，故採《雲林沿革史》所記。參見不著撰人，《雲林沿革史》（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 年，原刊 1919 年），頁 59-62。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第二編 領臺以後の治安狀況（上卷）》，頁 432。

32 今村平藏手稿，劉枝萬譯，〈蠻煙瘴雨日記〉，《南投文獻叢輯》第 2 輯（南投：南投縣文獻委員會，1954 年），頁 177。

地名／今地名	戶數	地名／今地名	戶數
九芎村庄／林內鄉九芎村	77	海豐崙庄／斗六市海豐崙里	71
石榴班庄／斗六市石榴班里	191	溪邊厝庄／古坑鄉東和村	210
高厝林仔頭庄／古坑鄉林仔頭村	136	樣仔坑庄／斗六市湖山里樣仔坑	26
新厝仔庄／古坑鄉棋盤村新厝	74	社寮街／竹山鎮社寮里	133
林圯埔街／竹山鎮	20	魚池庄／古坑鄉高林村魚池仔	14
竹鹿(口鹿)吼庄／古坑鄉水碓村竹賢	20	下竹惟庄／ ?	3
埔頂庄／古坑鄉荷苞村埔頂	7	旱井仔庄／古坑鄉高林村旱井仔	21
田中央仔庄／古坑鄉田中央	12	照安寮庄／竹山鎮鯉魚里照安寮	10
過坑庄／竹山鎮社寮里過坑	7	他里興庄／竹山鎮社寮里他里溫	8
社寮大坵園庄／竹山鎮桶頭里大丘園	2	埭頭庄／竹山鎮秀林里埭頭	2
下庄仔庄／竹山鎮鯉魚里下庄	13	双廓崙庄／古坑鄉瀟子村崙子	14
下坵仔庄／古坑鄉瀟子村下瀟	55	溫厝角庄／斗南鎮將軍里溫厝角	10
廖廓仔庄／斗六市江厝里廖部子	26	枋橋庄／斗南鎮將軍里枋橋	2
東埔蚋庄／竹山鎮延平里東埔蚋	133	肖厝仔庄／高林村林仔頭附近	11
內林庄／斗六市梅林里	4		
總計 55 庄 4,947 戶 (其他未救濟各庄 1,048 戶不在上表統計數字中)			

資料來源：1. 不著撰人，《雲林沿革史》，頁 59-62。

2. 張素玢，〈歷史篇〉，收入張素玢總纂，《古坑鄉志》，頁 65-66。

說明：原調查表只列當時地名，筆者比對資料加上現地名。

日本對付台灣的武裝抗日以一種「小戰爭」(Small War)³³的方式進行，所謂「Small War」是指帝國主義國家的正規軍和在地非正規軍之間的戰爭，採行的方式為，殖民帝國正規軍獲得在地反抗組織所在地點的情報後，迅速趕到現場，襲擊反抗組織並燒毀整個聚落，以消滅其抵抗所採取的手段。在日治初期對付武裝抗日的行動多採這種小戰爭的形式，例如 1896 年 1 月在羅東、宜蘭、頭圍等地區，約有一半家屋被燒毀，遭混成第七旅團殺害了 1,500 名，³⁴ 在雲林地區光是燒毀的房屋就高達 55 庄、4,947 戶，死傷人數難以估計，因日軍殺戮太過慘烈招來國內與國際的抨擊。

33 英國陸軍上校 Charles Edward Callwell 稱呼在殖民地發生的帝國主義國家的正規軍和在地非正規軍之間的戰爭為 Small Wars。參考近藤正己，〈Small Wars 與臺灣北部漢人武裝抗日運動〉，頁 3。

34 近藤正己，〈Small Wars 與臺灣北部漢人武裝抗日運動〉，頁 3、7。

當時的臺灣總督府法院判官及高等法院院長高野孟矩，向總理大臣松方正義等中央政府高官投訴臺灣總督府各種虐政，並提出〈關於臺灣施政之意見書〉，指陳雲林事件原因：³⁵

……雲林支廳廳官及守備隊，在六日間將距雲林數哩之遙的三坪頂附近村落七十餘庄燒毀，其村落之民人不分善惡曲直，數百人盡行殺戮，或將在庄數名女子強姦後殺害，或侵入民屋取去錢財。據云其中更有將庄中六十七人連結，一齊掃射擊殺，採去人膽者。……漫然出動軍隊，費六日時光，燒毀七十餘庄，殺害不知良匪的三百餘人，於是刺激附近民眾，這應是此次暴動蜂起的基本原因。³⁶

除了高野孟矩嚴厲批判以外，當時在歷史現場目睹慘狀的洋人、傳教士陸續投書香港、日本、英國各大報，使這駭人事件披露於世界重要媒體，例如《德臣西報》(The China Mail, 1896.7.4)、《香港日報》(Hong Kong Daily Press, 1896.7.14)、³⁷ 8月22日之《蘇格蘭人報》(The Scotsman, 1896.7.14)、《泰晤士報》³⁸ 等等。《泰晤士報》(The Times, 1896.8.25)報導：「日本士兵暴戾侮慢之程度令人咋舌……肆無忌憚地殺人放火……老幼婦女皆不能免……野蠻且苛酷之東方新強國。」³⁹

35 吳密察，〈明治國家體制與臺灣——六三法之政治的展開〉，《臺大歷史學報》第37期（2006年6月），頁89-90。

36 原出處為《松方正義文書》，R-27日本國會圖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之微捲檔案，因無法遠距瀏覽，轉引自吳密察，〈明治國家體制與臺灣——六三法之政治的展開〉，頁90。

37 「雲林地方ニ於ケル香港日報記事」（1896-08-18），〈明治二十九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七卷文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76029。

38 「雲林土匪ニ關スル倫敦タイムズ記事」（1896-09-01），〈明治二十九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七卷文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76031。

39 “This terrible outbreak has shown most plainly that the Japanese, however clever they may be on the field, are incompetent rulers of those they have conquered. The old rulers of the mandarin, with its squeezes and injustice, is looked back upon, both by Chinese and by foreigners, as a golden age when it is compared with the savage and relentless severity of this new power in the East.” Rebellion in Mid-Formosa (from a correspondent), The Times, Aug 25 1896, p5. 參見〈外務次官ヨリ雲林事件ニ關スル「タイムズ」並ニ「スコツマン」新聞記事切抜ヲ送附シ來ル〉，收入臺灣史料編輯委員會編，《臺灣史料稿本》，1896年10月31日。

明治 29 年虐殺事件發生後，當時外國媒體有關雲林事件的報導甚多，日本外務省也向臺灣總督府函詢，總督府後來將國外報導一一蒐集整理。⁴⁰ 國際社會向日本施壓，日本中央政府再向臺灣總督府施壓，當時人在日本的臺灣總督桂太郎發現事態嚴重，經民政局長水野遵調查後，認定雲林支廳長松村雄之進處置不當，將其懲戒革職褫奪其勳章，⁴¹ 這是臺灣總督府第一件臺灣高等官懲戒撤職的紀錄，⁴² 另外負責雲林地區討伐的佐藤常政少佐、指揮埔里地區的石塚烈三郎大尉交付軍法會議革職，並被判處有期徒刑 12 年。⁴³

日本明治天皇、皇后為了「端正視聽」，慰撫本次騷亂之罹災人民，開始進行救濟措施。儘管虐殺事件的相關人士受到懲處，但是潛入山區的民眾誓言對日報仇，所以斗六、林圯埔、埔里、集集等山區大小戰事不斷。日方在虐殺風暴後，決定採招撫策略，雲林地區的抗日首領簡義為最優先招撫的對象。⁴⁴

簡義，又被稱為簡宜、簡嬰，在中文與日本文獻檔案中其名頗多混淆，出身的鄉里說法也不一。⁴⁵ 根據古坑鄉戶政事務所舊戶籍資料所載，戶籍

40 〈外務次官ヨリ雲林事件ニ關スル「タイムス」並ニ「スコツマン」新聞記事切抜ヲ送附シ來ル〉，1896 年 10 月 31 日。

41 「雲林地方土匪討伐ニ關シ松村〔雄之進〕雲林支廳長懲戒處分ノ件」（1896-08-01），〈明治二十九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追加第三卷〉，《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117004。

42 陳文添，〈臺灣總督府第一件高等官懲戒撤職紀錄〉，《臺灣文獻館電子報》97（2012 年 4 月 27 日），<http://163.29.208.13/www/epaper/>，2016 年 9 月 6 日瀏覽。

43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第二編 領臺以後の治安狀況（上卷）》，頁 436。

44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第二編 領臺以後の治安狀況（上卷）》，頁 435。

45 文獻中對簡義的姓名記錄不一。洪棄生稱簡精華本名為嬰，亦作英，為簡大肚（成功）之子。洪棄生，《瀛海偕亡記》，頁 15-17。吳德功分別敘寫「土民簡宜」和「義民簡義」，視為不同的兩人，但沒有將簡大肚與簡義當做同一人。吳德功，〈讓臺記〉，收入《割臺三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年），頁 60-67。奇怪的是，日本文獻只有「簡儀」、「簡義」混用，漢人文獻，尤其當時代的漢人卻頗多混淆。究其名字之不統一，可能是以音（閩南語）取字的原因。

名為簡精華，住所為打猫東頂堡崁腳 110 番地（山豬窟庄，今古坑鄉崁腳村新興）。在古坑鄉水碓村的「雲林縣正堂示禁碑記」（光緒 16 年，1890）碑文內容可瞭解到他本來就孚人望，所以署理雲林縣知縣李聯珪要簡精華去處理斗六堡溝仔埧（今斗六市溝壩里）、田心仔、水碓與庵古坑莊之間的水圳爭水糾紛。⁴⁶

簡義在鐵國山成立反日的武力組織之前就投入軍伍，受劉永福之命擔任斗六西部前營哨官，並授命募勇，赴援彰化城之戰，彰化城破之後回到雲林，幾乎雲林地區的反日民眾都擁戴他，無怪日方提出各種優厚條件，又動用臺灣仕紳從中穿梭奔走招降。簡義終於在明治 29 年 10 月接受招降，明治 30 年（1897）出任打猫東堡區長，同年 4 月授配紳章，但隔年就病逝。簡義死後，柯鐵成為反抗民軍的領導者。

明治 30 年 5 月，日方攔截到以臺灣民主國征北將軍陳青輝、徐天錫、詹元振、征南將軍柯鐵虎銜名給英國領事的一封信件，⁴⁷ 可知臺灣北部東南山區和中部鐵國山已經互通聲息，打算求取英國的協助對抗日本政權。為何地處僻鄉邊陲的兩個抗日組織有所聯結？國際媒體大肆報導的虐殺事件可能是個原因，可惜臺灣民主國征北、征南四位將軍的聯手，終究未能成功。

46 有關簡義的生平事蹟請參閱，張素玢，「簡義」〈人物篇〉，收入張素玢總纂，《古坑鄉志》，頁 1060-1061。

47 「土匪ノ首魁四名〔陳青輝、徐天錫、詹之振、柯鐵虎〕ヨリ英獨領事へ書面ヲ送リタル件ニ付拓殖大臣へ報告」（1897-05-31），〈明治三十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219007。比對檔案與文書，本件檔名中的「詹之振」應為「詹元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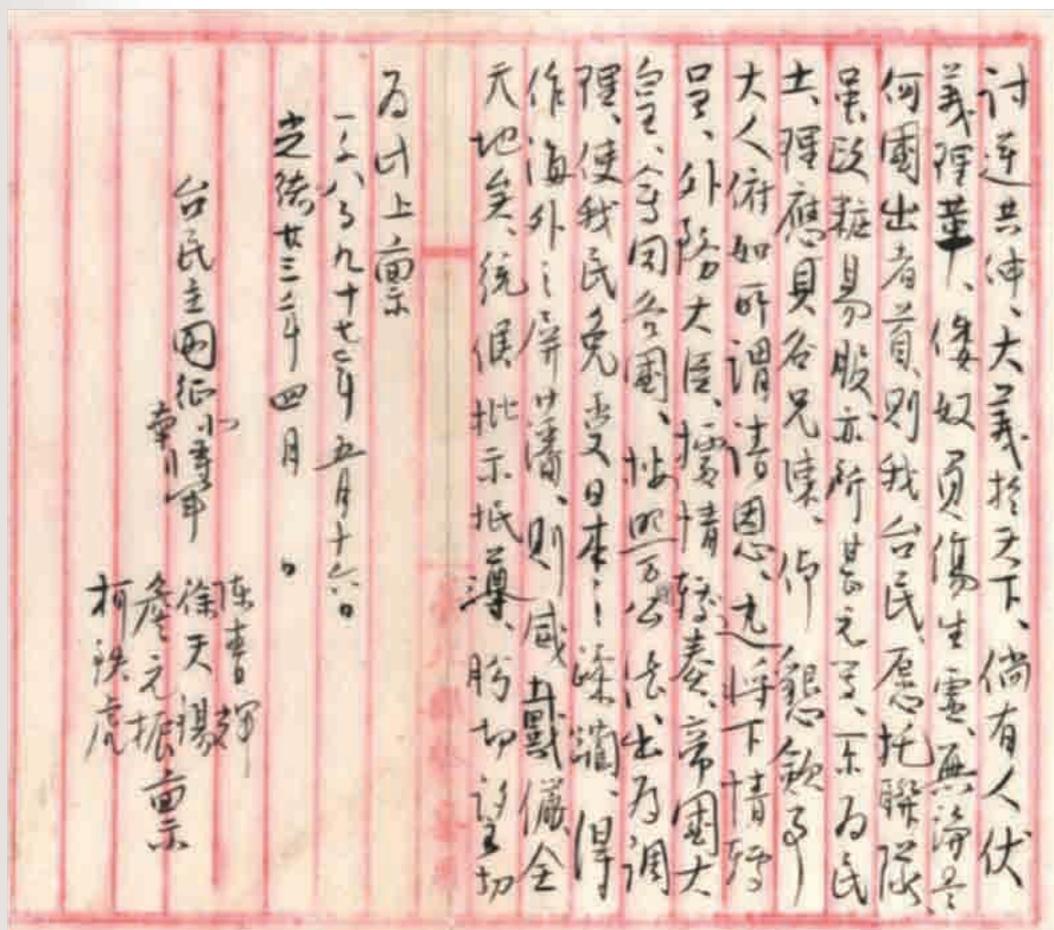


圖 4 臺灣總督府轉抄之臺灣民主國征北、征南將軍給英國領事的密函一部份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檔案，〈明治三十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219007。

儘管出身劉永福麾下的簡義極孚人望，雲林地區的反日民眾幾乎都聽從其命，但他帶領民軍不過一年多就接受日方招撫，繼而病逝，因此雲林事件至今最為民眾津津樂道的人物則是柯鐵。

在日方的文獻檔案中，柯鐵的身份毫無疑問是「土匪」，而且還是「大匪首」，但是戰後臺灣的相關研究或志書文獻則稱他是「抗日志士」、「義士」，那麼，當地民眾的歷史記憶，又是怎麼描繪柯鐵的？

肆、檔案與歷史記憶中的柯鐵

柯鐵（1876-1900），民間稱他為「柯鐵虎」。父柯錢，母陳牛早故，共有兄弟四人，排行老三，其父與其弟柯合也投入反日行動。日治初期的臺灣的武裝抗日行動研究，常將柯鐵與南部的林少貓、北部的簡大獅並列「抗日三猛」，柯鐵投身於反日行動時，他才 20 歲，是北中南「三猛」中最年輕的。

明治 29 年日軍雲林虐殺之役後，各村莊避難者多逃入山中，柯鐵虎年招募數百人，據天險大坪頂（今古坑鄉永光村大坪頂），並改稱「鐵國山」，揭竿起義。反抗組織一開始（1895 年 10 月-1896 年 10 月）以簡義為首，明治 29 年 10 月簡義歸順之後，黃貓選等人一同推舉他帶領大坪頂的群眾，但內部也分出派系，並各自吸收了簡義的部眾，而形成所謂「四大頭」，柯鐵為金麒麟王、黃才為玉麒麟王、賴福來為滿山王、張呂赤為鎮堂主，⁴⁸ 這四人或以剽悍聞名、或以勇猛著稱、或以果敢超群或足智多謀，但日方一概謂之「大匪首」、「巨匪」。⁴⁹ 四人之中以柯鐵最受注目，關於柯鐵的出身有各種說法。

柯鐵到底為那裡人？街談巷議說法甚多，有梅仔坑（今嘉義梅山鄉）甚至南部甲仙、六龜之說，林衡道說是嘉義人，⁵⁰ 在抗日關係檔案中為雲林溫廬庄人，⁵¹ 在總督府檔案中其住所則記為「鐵國山」（當時屬打貓東堡崁頭厝庄，今古坑永光村）。⁵² 筆者在古坑地區的田野過程，訪談到自稱與柯鐵

48 仇德哉主編，《雲林縣志稿·卷八革命志》（雲林：雲林縣文獻委員會，1978 年），頁 107。

49 臺灣憲兵隊編，《臺灣憲兵隊史》，頁 213-215。

50 林衡道口述、洪錦福整理，《臺灣一百位名人傳》（臺北：正中書局，1984 年），頁 326。

51 洪敏麟主編，《雲林·六甲等抗日事件關係檔案》（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8 年），頁 4。「抗日事件關係檔案」為總督府相關檔案的中譯本，而非另一套檔案。

52 「大坪頂討伐書類（元臺中縣）」（1897-01-01），〈明治三十年元臺中縣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十八卷警察〉，《臺灣總督府檔案·舊縣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9323001。

有親戚關係的陳良橋，並提供戶籍資料證實他是柯鐵姐柯怙之孫，佐證古坑鄉戶政事務所提供的日治舊戶籍簿，確認柯鐵父親柯錢為打貓東堡崁頭厝庄（今古坑永光村）人。

崁頭厝聚落在大坪頂山麓，自然村範圍位於平原與山地的過渡帶，包有平原、丘陵和山地。古坑東部丘陵山區，竹木密布，清末到日治初期打貓東堡的山區，包括崁頭厝庄、庵古坑庄山區和樟湖庄（今古坑樟湖村）、苦苓腳庄（今古坑桂林村）、大湖底庄（今古坑華南、華山村）盛產竹木，村落山坡遍植麻竹、桂竹及孟宗竹，加上水源充足，因此紙寮林立，竹紙業至少在1860年代已成為山區重要產業，⁵³ 主要用以製造紙錢、銀紙。《雲林縣採訪冊》有載：「大坪頂山：在縣治南方十二里。山多蔴、桂二竹，有民居十餘戶」、「斗六街貨物甲於他堡者，前惟紙錢、紙銀一項」。⁵⁴ 日方文獻記載柯鐵父祖皆為匪徒，斗六仕紳吳克明（1872-1937，世居古坑崁頭厝）說柯鐵之父不過是個殷實的農夫。古坑麻園劉姓村人，提及祖居大坪頂的劉家族人也會到外地打家劫舍，稱柯鐵虎為「鐵仔」，常與之往來，卻未指稱柯鐵也是土匪。⁵⁵

洪棄生（1866-1928）以當代人寫當代事，記載了 1895 年乙未割臺到 1901 年「大掃除」⁵⁶ 為止的臺灣抗日事蹟。與柯鐵同時代的洪棄生，長他 10 歲，

53 根據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的調查，古坑地區最早設立的竹紙工場為古坑庄大湖底的長興竹紙工場，創立時間為 1896 年，參見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商工課，《臺灣工廠通覽（大正十四年末現在）》（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商工課，1926 年），頁 49。但是古坑山區的多數製紙業者在日本進行調查之前，已經經營三代以上，例如大湖底龜仔頭李家。李德宋（1922 年生）報導，張素玢訪問記錄，2018 年 8 月 4 日。筆者於 2017-2018 年間在古坑華山、樟湖、桂林、永光等村的調查與訪問得知，在清代中末期古坑山區的竹紙業已經相當普遍，進一步可參考張毓哲，〈日治時期古坑沿山地區的竹紙產業變遷〉（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 年）。

54 倪贊元，《雲林縣採訪冊》，頁 7、29。

55 劉金鉞（1927 年生，古坑麻園人）報導，張素玢訪問記錄，2016 年 2 月 28 日。劉姓家族原居大坪頂，祖父輩曾下山搶劫外地人（崁頭厝以外），父親販賣山產，後移居至古坑麻園（今麻園村）。

56 「大掃除」又稱「歸順式大掃蕩」，是指日本召集歸順的抗日份子舉行歸順式，卻在會場上被軍警掃射而死，歸順者幾乎無一倖免，因此被稱為「大掃除」或「大掃蕩」。此一事件的時間發生於明治 35 年（1902）5 月 25 日（農曆 4 月 18 日），洪棄生記為辛丑（光緒 27 年，1901）4 月 18，有一年的誤差。見洪棄生，《瀛海借亡記》，頁 41。

在《瀛海偕亡記》一書中對柯鐵是這麼描述的：

有柯鐵者，業製紙者也，年二十二，為製紙家削竹浸池，勤力作，不隨眾為非，身手健，喜獵獸，亦精槍法。……徑道熟，年少趨捷，行林木間如飛，倏東倏西，其來閃屍，槍無定處，故能以一人獨驅敵五百餘人。……由是柯鐵膽益壯，儕輩匪徒，群以此服之，遂有十數輩與聚，號之曰「鐵虎」。⁵⁷

從洪棄生的描述中可知，柯家以製紙為業，柯鐵時正年輕，身手矯健，喜歡狩獵，槍法準，在蜿蜒山徑健步如飛。若配合戶籍資料所載的住所，可推知柯家應居住在崁頭厝的山區，該區普遍以竹紙山產營生，柯鐵成長於這樣的環境，練就強壯的體魄和敏捷的身手，也非常熟悉當地的山形水勢。柯鐵成為領導者後，鐵國山更名符其實。

這樣的一位草莽英雄，在二手研究中以「身材魁偉，頗具俠義之風」形容柯鐵的外觀與個性。在古坑鄉民的歷史記憶中，常提到柯鐵以大腳印偽裝其魁武，再用香蕉塞到竹筒壯大排泄物，讓日方誤估他的身材，事實上他體格中等，是個山林好漢，卻非莽撞粗魯的武夫；相反的，足智多謀，長得十分英俊又勇猛善戰。⁵⁸ 當地有句諺語說：

憨大豬，黃阿才，柯鐵虎勢（臺語 gâu，善於）相剷。⁵⁹

這是指日方為了消滅抗日份子，準備酒宴設下圈套，利用黃才⁶⁰ 廣邀抗日份子喝酒作樂，再趁機殺害，後人取笑他的行為愚蠢而稱之為「憨大豬」，

57 洪棄生，《瀛海偕亡記》，頁 24。

58 古坑鄉志北五村耆老座談會中，耆老許在對柯鐵的描述，2016 年 8 月 12 日，於永光村活動中心。

59 吳滉順（古坑鄉滿仔人，1924 年生）報導，張素玢訪問記錄，2017 年 6 月 25 日。

60 黃才斗六堡高厝林子頭庄人（今古坑鄉高林村）原為簡義部下，簡義歸順後自成一派，並為日方所定義的「大匪首」，1900 年 6 月歸順。不著撰人，〈土匪ノ系統（明治三十五年十二月調）〉，《斗六土匪鎮定史》（臺北：臺灣總督府，1902 年），附錄。

與柯鐵虎成強烈對比而有這諺語流傳。日治時期「土匪宴」一詩也是描寫日本在歸順式設宴殺人之事：

芟草莫如速，除惡莫如酷。初政之時匪叢生，幕府奇策計劃成。
設宴一會盟，從此息戰爭。特地飛來一密電，敕諭乘機勦滅便。
杯中起橫波，血流成江河。可憐自命英雄漢，諳韜略、讀戰史，
不識醇醪是禍水。⁶¹

如果黃才是憨大豬，柯鐵除了驍勇善戰，又有怎樣的雄才謀略？

從明治 29 年 10 月起，日軍佔領雲林已 3 年，期間大大小小戰役不斷發生。柯鐵率眾據鐵國山，日軍幾次仰攻失利，見武力難以敵對，改用懷柔政策招降，柯鐵則開出 10 個條件。⁶² 日方急於要匪徒歸順，而答應了柯鐵提出的條件，並積極安排歸順式。斗六辨務署歸順委員今村平藏在明治 31 年（1898）12 月 15 日晚上與柯鐵會面於庵古坑討論歸順之事，今村氏有段描述：

……15 夜，柯鐵復求見於庵古坑，余則偕吳克明抵達，時柯鐵以其部 300 人許警戒四面以防不測。柯鐵身長不胖不瘦，眉目清秀，真是個好漢。⁶³

推測柯鐵與今村氏已私下見過幾次面，不久，日本官方就掌握了柯鐵外觀形貌，包括居處、年齡、身高、臉形、眼、鼻、口、唇、齒、眉、耳、膚色，還有講話的神情，最特別的是，形容柯鐵是一個相貌好而勇壯的男子，可說記錄的相當仔細。說到柯鐵俊秀的長相，古坑人有不少這樣的歷史記

61 〈土匪宴〉，作者陳鴻祥（?-?生平不詳），賴和友人，賴和將其作品集結成《墨香軒詩草》。參考「愛詩網」，2020 年 8 月 9 日瀏覽，<https://ipoem.nmtl.gov.tw/nmtlpoem>。

62 日方在古坑山區的討伐經過與抗日勢力的活動情形，詳見張素玢，〈歷史篇〉《古坑鄉志》，頁 72-85。

63 今村平藏手稿，劉枝萬譯，〈蠻煙瘴雨日記〉，《南投文獻叢輯》第 2 輯（1954 年 12 月），頁 189。

憶。古坑朝陽村人莊雅雄說：

我祖母黃粉在庵古坑街上（今古坑鄉中正路）賣麵，日本人要上鐵國山打柯鐵虎時，常會經過麵店門前。……祖父英寶和其弟英喜、英河都加入柯鐵虎陣營，所以我們家和他很熟。祖母親眼見過柯鐵虎，說他家裡是做紙的，個性忠實，有義氣，長得很英俊，像小生一樣……。⁶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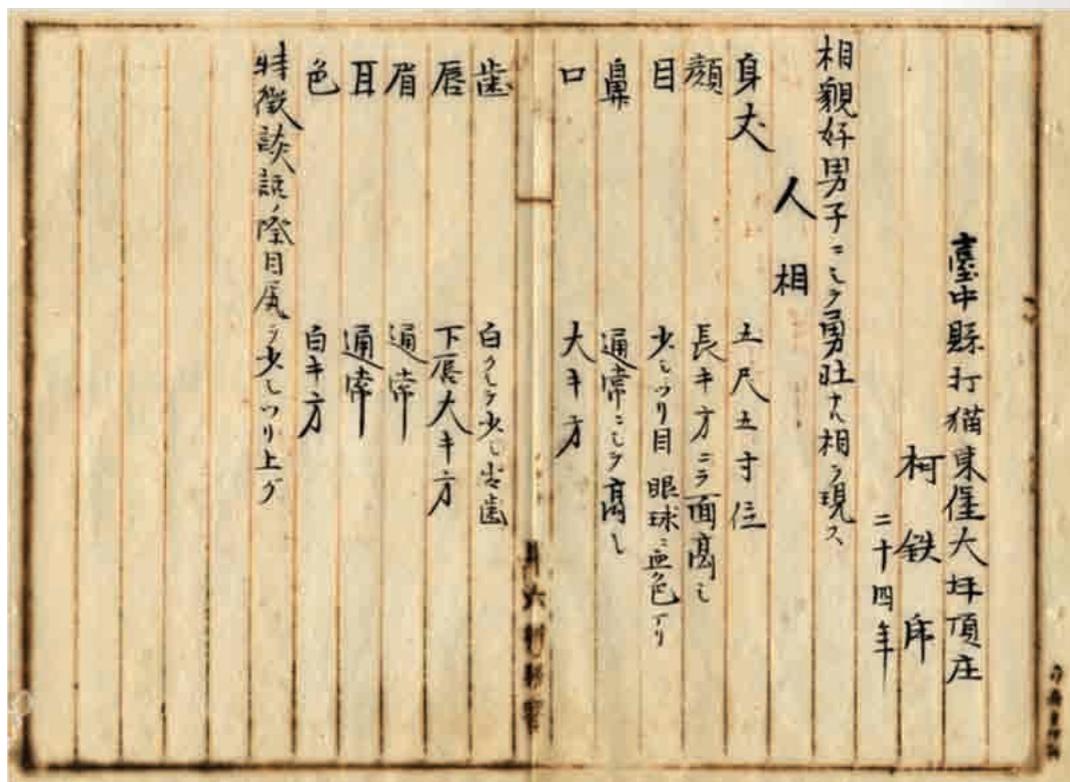


圖 5 總督府檔案中對柯鐵虎的描述

資料來源：〈柯鐵歸順ニ關スル一件綴（元臺中縣）〉，《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9334 冊第 1 件，1899 年 1 月 1 日。

64 莊雅雄（古坑人，1937 年生）報導，張素玢訪問記錄，2017 年 5 月 3 日。

1899 年 3 月，柯鐵、黃才、張呂赤、賴福來等日本眼中的「四大匪首」與負責招降的白井新太郎囑託在桶頭庄會見後歸順。⁶⁵ 對鐵國山陣營來說，他們並不認為自己「歸順」日方，而是與日方「議和」。⁶⁶ 柯鐵談判結束後，命其親信簡水壽與部下三名，護送今村平藏等人轎輿直到斗六附近，以免途中有變或被民軍突襲。儘管柯鐵是日本眼中的大敵，今村對他的有信有義忍不住稱讚：「嗚呼！柯鐵亦一快漢也！」⁶⁷

根據鄉民描述，柯鐵神出鬼沒，從不讓日本人知道他的真面目。⁶⁸ 但今村平藏與柯鐵已私會數次，桶頭議和時柯鐵也和民軍四大領袖與日方見面，官方檔案更詳細記錄了柯鐵的容顏。明治 33 年（1900）初，苦苓腳庄（今古坑鄉桂林村）的丘章因為與柯鐵部下衝突而歸順日方，並說出有關柯鐵陣營的種種重要資訊，口供內容提到：

……桶頭歸順時張呂赤、黃才由本人出席，但柯鐵及賴福來各別由高水順、賴才為替身佯稱本人出席。⁶⁹

從丘章的口供中日方才得知，明治 32 年（1899）桶頭歸順式時柯鐵根本沒列席，而是由面貌相似的高水順冒名頂替，賴福來亦然。囑託白井等人未曾見過柯鐵，所以當時並沒有察覺，甚至與今村平藏幾次的私下晤談，都非柯鐵本人，這時日方才發現柯鐵做事的謹慎與周密遠超出他們的預期，而且柯鐵老早就找好替身並且模仿本人的神態，騙過了穿梭於官「匪」之間的斗六辨務署歸順委員今村平藏，也唬過日本談判代表白井新太郎，

65 〈柯鐵歸順ニ關スル一件綴（元臺中縣）〉，《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9334 冊第 1 件，1899 年 1 月 1 日。

66 在古坑樟湖山上原立有高約 200 公分的「議和碑」，可惜今日因開墾茶園已不存。茶園主人謝義源報導，張素玢訪問記錄，2016 年 4 月 23 日。

67 今村平藏手稿，劉枝萬譯，〈蠻煙瘴雨日記〉，頁 189。

68 「古坑鄉中區耆老座談會」，地點：古坑鄉公所禮堂，2017 年 8 月 29 日。

69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第二編 領臺以後の治安狀況（上卷）》，頁 273-274。

儘管日方四處埋伏刺探，卻從未偵查到柯鐵有個分身，自始至終從未見過真正的柯鐵。

明治 32 年柯鐵與日方「議和」後，實際上並未離開山寨，甚至沒有真正「歸順」。明治 33 年 2 月柯鐵突然病死，日本憲兵隊長一接到柯鐵死去的電話通報，隨即派人偵察柯鐵病死現場的狀況。根據憲兵司令官山內長人向臺灣總督桂太郎的報告（2 月 26 日），柯鐵病死於明治 33 年 2 月 9 日凌晨一點，臨終之際吐出所服之藥而死去。⁷⁰ 柯鐵到底因何而死？民間眾說紛紜；或謂全身浮腫痛苦而死，或謂腳氣衝心，或謂服毒所致，莫衷一是，⁷¹ 或曰根本未死，而是藏匿至南部六龜⁷² 或甲仙⁷³，其家族或後代改柯姓為林姓，以免被斬草除根。⁷⁴ 至今有關柯鐵的傳說仍不絕於耳。⁷⁵

雲林抗日事件中，其他被招降抗日民軍領袖，多在明治 35 年（1902）5 月 25 日的斗六「歸順式」⁷⁶ 被掃殺；柯鐵因已過世而未遭「大掃除」之難。臺灣北部的抗日組織領導者透過「歸順」的儀式，在總督府的支持下，取得地域開發的某些特權，成為地域經濟運作的一員，轉化為日本在殖民

70 〈歸順匪首柯鐵病死ノ件〉，日本國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1901 年 2 月 26 日。

71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蔡伯壘譯註，《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第二編 領臺以後的治安狀況（上卷）中譯本 II》（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08 年），頁 272-275。

72 根據柯鐵大姊柯估孫陳良橋（1941 年生）口述，柯鐵確實病死，但有後代，怕被誅殺而藏匿在南部甲仙，後代至今與陳家仍有往來。

73 筆者親至六龜拜訪陳良橋先生提供的柯鐵後代，但從柯氏兄弟出示的舊戶籍簿，被認為是柯鐵的柯知，其本籍在新竹廳苗栗三堡南庄，明治 27 年（1894）移居六龜里，大正 8 年（1919）失蹤。雖然戶籍記載失蹤，其實是被日警斬首而死。張素玢訪問記錄，2018 年 4 月 6 日於六龜柯家。

74 將柯姓改為林姓者，如古坑臺 3 線上的林 OO 可能為柯鐵後代，麻園陳益堅（1953 年生）報導，張素玢訪問記錄，2016 年 2 月 28 日。又如斗六重光里（菜公庄）的林姓也傳說是柯鐵後代，死後回復為柯姓。新庄劉益松報導，張素玢訪問記錄，2017 年 8 月 28 日。

75 古坑鄉志南區耆老座談會中，有一說柯鐵最後逃至臺南甲仙山區，其墓亦在甲仙，有古坑鄉柯家後代去認親。2016 年 8 月 12 日，於永光村活動中心。

76 1902 年 5 月 25 日雲林地區在斗六、林圯埔、崁頭厝、西螺、他里霧支廳和內林派出所舉行的歸順式大掃蕩，民間稱為土匪宴或紅花白花事件，所有歸順者幾乎都被殲滅。詳細內容參考張素玢，〈歷史篇〉《古坑鄉志》，頁 88-89。

地開發的能量之一，⁷⁷ 但是雲林地區的武裝抗日組織和大、小集團的領導者，卻一一被殲滅。臺灣武裝抗日的這段歷史，與簡大獅、林少貓並稱為「獅虎貓抗日三猛」的柯鐵，是三猛中唯一「善終」的人，卻也是三猛中唯一沒有入祀忠烈祠的「抗日烈士」。

雲林事件在民間留下了豐富的歷史記憶；事件的歷史現場至今可存留任何雪泥鴻爪？

伍、文獻與歷史現場的交會

……於是五月壬寅（初八日，1896 年 6 月 18 日），日兵集斗六者，天未明，吹喇叭造飯，秣馬蓐食，人帶飯丸，攜水飯，負槍橫刀，牽馬輦礮，紅帽兵、黃帽兵、皂帽兵，各以色分隊行。挑夫成群，以吳明為嚮導，望大坪頂進發……⁷⁸

丁酉十一月甲午夜（初九夜，1897 年 12 月 2 日），山民齊裹火藥、火具，先射火鼠，次噴火筒、擲火毬，烈燄撼山，照燭山谷，日營無不受火。日軍夜中不能作戰，憲兵、守備、警察紛紛奔下山。山頭萬火齊明，山半暗處多設伏，日軍或死於火，或遇伏中槍，或顛谷死。回視山上棚柵，悉在火中。天明，日兵至斗六，喪亡過半。柯鐵等仍據大坪，就日營而駐，且游奕下山矣。⁷⁹

77 近藤正己，〈Small Wars 與臺灣北部漢人武裝抗日運動〉，頁 2、30。

78 洪棄生，〈瀛海偕亡記〉，頁 26。此處的吳明應指吳克明，他在 1896-1897 之間被日方賦予入山招降民軍領袖的任務。

79 洪棄生，〈瀛海偕亡記〉，頁 37-38。

洪棄生在《瀛海偕亡記》一書中，描寫 1896 年 6 月日本討伐軍帶著飯糰飲水，背槍掛刀，以不同帽色分隊前進抗日根據地大坪頂（鐵國山）的景象，又記述了 1897 年 12 月民軍以各種火器擊退日軍，山林震撼，山頭通明的那一幕。洪棄生透過文學之筆，將雲林事件在古坑山區的攻防戰描繪得栩栩如生，這是日本官方文獻和檔案所看不到的。

經過了一百多年，青山依舊，檔案仍存，但是雲林事件的歷史現場還留下什麼？我們如何追尋古人事，踏查舊時蹤？

「雲林事件」武裝衝突的主要場域為雲林古坑地區的大坪頂、樟湖、苦苓腳、草嶺等山區範圍，也就是今日古坑鄉的「山五村」——草嶺、樟湖、華山、桂林、永光等村。今日從古坑市區往崁頭厝循縣道 149 上華山或雲 122 至桂林村，就到了咖啡休閒區，沿路咖啡館、民宿林立。若時間拉回 1896 年，這一片鬱鬱蒼蒼的山區，卻是先民斬木揭竿，戰火連年的鐵國山。由曲徑繞行上大坪頂，山頂一覽無遺，是個觀景的好地方，但一百多年前，大坪頂乃形勢險峻，崎嶇難行的山區，今村平藏在〈蠻煙瘴雨日記〉一書中這麼描寫：

抑大坪頂之為地也，背負巍峨大尖山，斷巖絕壁，悄然突兀之獨立高臺，標高一千仞餘，森林蒼鬱，萋蔚丈許，蜿蜒澗泉，迂迴左右……踞於頂上便可顧盼雲林一帶平原於眼下，遙隔閩海，與南清大陸一衣帶水。坪頂山寨位於右側，到孔山橫路庄之民軍據地橫於左側，狼煙互望，槍聲相應，真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金湯天險。⁸⁰

80 今村平藏手稿，劉枝萬譯，〈蠻煙瘴雨日記〉，頁 151。

在清水溪上游的大坪頂，據山面河，四面懸崖，可俯瞰平原直至海際，具有易守難攻的地勢。連年征戰之下，許多兵、民埋骨其中。大坪頂山麓的光山「受山宮」（今桂林村內館）興建誌，記載著廟裡的北極玄天四上帝如何保佑「抗日義士」的事蹟：

當年日本侵略台灣之時，日兵來到內館庄現在所住，這位弟子劉清琴先生的祖父劉愍歪受了日兵命令帶路攻打草嶺，走到石壁仔……抗日義士與日軍對抗「子彈如雨」，劉（愍歪）弟子衣服被子彈打破數洞，因為弟子身抱四上帝金尊，所以四上帝也保佑他的平安……（標點為筆者所加）

受山宮興建誌提到，苦苓腳（今古坑桂林村）居民劉愍歪被日軍所迫，帶路到草嶺，又記載劉氏如何在槍林彈雨中，受玄天上帝庇佑而倖存了下來。興建誌文末特別註明是「雲林縣古坑鄉桂林村內館劉清琴的祖父劉愍歪親手恭回為證」。⁸¹ 由於玄天上帝庇佑有功，劉愍歪將之恭奉在家，後來村民建廟崇拜。

除了廟裡的興建誌，苦苓腳居民開墾山園時，曾挖出槍枝、子彈，⁸² 也常發現堆疊的石頭，原來雲林事件大小戰役中，山民將戰死的民軍加以掩埋後以 3 個石頭相疊，表示其下埋有屍骨。這樣的情形山區頗多，可見當時被殺戮者眾，後來這些骨骸被移到百姓宮。⁸³

81 古坑受山宮管理委員會，「光山景水 受天宮北極玄天四上帝興建誌」，1978 年 3 月。

82 麻園村涂肇欽報導，古坑鄉中五村耆老座談會，2016 年 8 月 11 日。

83 被日本軍警擊斃的民軍，只能就地掩埋，並以三個石頭相疊以示埋有屍骨。光是桂林村許家山園就撿到四堆，可見武裝抗日時期，山區民眾死傷之多。桂林村許在報導，古坑鄉北五村耆老座談會，2016 年 8 月 12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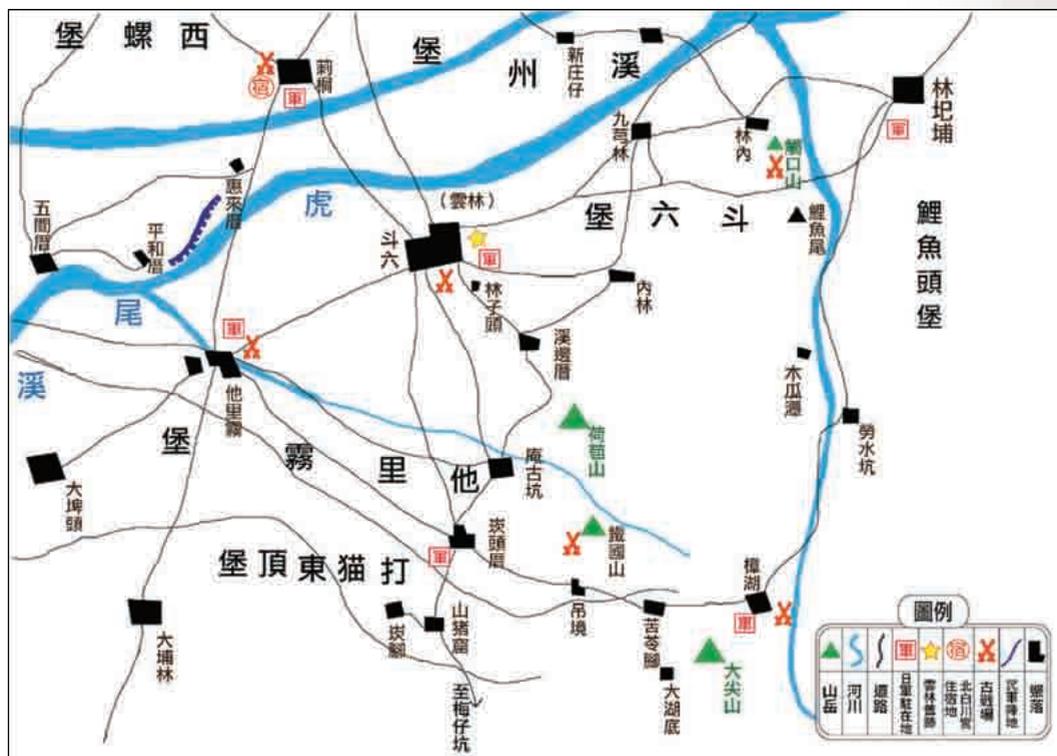


圖 6 雲林地區武裝抗日略圖

資料來源：根據淺井惠風，《雲林騷匪物語》（臺南：國鐵時報社，1932年）附圖「騷匪時代雲林地方略圖」重繪，張素玢製作，劉芷瑋繪圖。

1900年以前，日方和民軍的戰場主要在崁頭厝、大湖底（今古坑華山村）、苦苓腳（今古坑桂林村）的淺山區，同年5月，軍警在斗六、林圯埔山區聯合剿伐，誅殺民軍達百餘人。⁸⁴ 反抗份子紛紛逃入深山，草嶺一帶成為抗日基地。

草嶺地區的民軍以莊義、莊秀、莊琴、莊大頭四兄弟為核心，並以莊義為首，所轄部屬70餘人，活動地點遍及整個草嶺以及草嶺附近。莊義等四兄弟，原為柯鐵得力部屬，機警善變，也受柯鐵倚重。但是自從明治33

84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第二編 領臺以後の治安狀況（上卷）》，頁446。

年 2 月 9 日柯鐵死後，莊義等四兄弟，因為鐵國山部眾分崩離析，又發現日本密謀暗殺之事時有所聞，便率領其親信退入草嶺山區，朝沒暮出，屢次偷襲日方討伐隊。⁸⁵

明治 34 年（1901）6 月，日方又組織聯合討伐隊，因為取道竹山至草嶺比從斗六上山更快，警察搜索隊設本部於林圯埔（今竹山），討伐本部則設置於樟湖庄。8 月起，在日本守備隊掩護下，憲兵聯手警察積極搜查，並安插密探偵查反抗份子的行蹤，再切斷物資通路，使之走投無路而出面歸順。⁸⁶

明治 34 年，搜查隊「警部補」佐佐木英之助指揮官，帶領部屬上石壁山圍捕抗日民軍，但民軍早已設下圈套，在高處以竹子、杉木圍欄堆疊石塊，再用藤蔓綁在大樹，一等到佐佐木行伍通過便斬斷藤蔓，瞬時亂石傾瀉而下，日警無處可逃，計有指揮官佐佐木英之助內的 26 名日警被殲滅於山野中。草嶺派出所的《須知簿》記載了這次的戰況：

明治 34 年 12 月 30 日上午 10 時，為搜索草嶺匪情之搜索隊指揮官佐佐木英之助以下十數名，與匪首莊義部屬約七、八十名發生衝突，戰死者為警部補兼指揮官佐佐木英之助氏外數名，傷者數名，此次土匪研究戰略，自內湖至草嶺，以及內湖至石壁的三叉路口，使婦女（匪族）數名，待於路旁誘導搜查隊，利用地形，再以亂石，以致搜查隊相當苦戰…⁸⁷

85 王君華，〈草嶺巡禮〉，《雲林文獻》第 2 輯第 1 期（1953 年 3 月），頁 51。

86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第二編 領臺以後の治安狀況（上卷）》，頁 451-452。

87 草嶺派出所，《須知簿》，轉引自王君華，〈草嶺巡禮〉，頁 52。

昭和 11 年（1936）草嶺村民可能在官方的「鼓勵」下，在佐佐木遇難處立「招魂碑」。⁸⁸ 紀念碑結構由碑身與底座構成，碑身由 3 層底座托高，碑身銘文為陰刻。九二一大地震後，最底層底座迸裂，整體前傾約 15 度，目前碑身、底座長滿地衣與青苔。⁸⁹ 正面銘文寫著：
招魂碑



背面銘文：

明治三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搜查隊指揮官

警部補佐佐木英之助氏戰死之地

昭和十一年三月三十日草嶺部民一同建之

圖7 目前位於草嶺山區深處的招魂碑已淹沒不復人跡

資料來源：張素玢攝，2016年4月16日

諷刺的是，由於古坑草嶺沒有神社，離最近的大湖底（今古坑鄉華山村）神社也十分遙遠，草嶺村的村民、學童每年在日籍老師或警察的引導下，須前往招魂碑參拜以代替參拜神社。⁹⁰ 今日這處歷史遺跡因 1999 年九二一地震碑身傾斜，山徑崩塌，又因居民認為該處冤死魂魄眾多，陰氣重而人跡罕至。⁹¹

明治 34 年年底佐佐木英之助被殺後，日軍的草嶺討伐隊部，經常在草嶺一帶搜捕，不分無辜的村民或抗日者，先後被殺而枉死者，有石壁人約

88 〈欽准警察合祀〉，《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4月29日，2版。

89 柯鴻基，〈文化篇〉，收入張素玢主編，《古坑鄉志》，頁986-987。

90 張素玢，〈被建構出的古坑庄〉，頁99。

91 劉永利（草嶺村人）報導，張素玢訪問記錄，2016年4月16日。據劉氏所言，以前到招魂碑一帶打獵，射下的飛禽獵犬怎麼都找不到，並囑咐正要前去勘查的團隊先拜拜再上山。

30 人，草嶺庄 9 人在同一坵田集體被槍殺。石門坑（草嶺石鰻坑）、草嶺坑豬母額嶺（豬母瓦嶺）、竹篙水等處，合計被殺者 62 人。日方為了報復佐佐木英之助等人被襲殺，在草嶺展開屠村行動，居民非死即逃，村民為之一空，土地沒官，後來成為圖南會社之地。⁹²

這段草嶺抗日與山民被屠殺的經過，在歷史現場沒有立碑，卻在草嶺石壁的一塊大石頭留下了痕跡。在田野調查中經由耆老的回憶與指引，找到附近茶園刻有「藤原少尉」⁹³、「末永伍長」的大石。根據石壁人李長吉報導，當時民軍一路撤退躲藏到石壁，後來被抓到後，日方將民軍用武士刀一一斬頭殺死，屍體隨地掩埋，村民稱該地為「剖人坵」。這次討伐之役以後，因地方不平靜，村民就在大石頭旁立了一座土地公和地基主，並將民軍遺骸供奉在附近茶園的大眾爺廟，每逢端午、中元，都加以祭祀。⁹⁴



圖 8 供奉被殺民眾遺骸的大眾爺廟
資料來源：張素玢攝，2017 年 5 月 2 日。

92 張素玢，〈歷史篇〉，《古坑鄉志》，頁 90-91。

93 根據文獻檔案，進攻草嶺的軍伍中，姓藤原又當少尉的只有「藤原又十郎」一人。藤原少尉後來在 1902 年的「樟湖事件」被民軍所殺。

94 草嶺石壁如意茶廠李長吉（1937 年生）報導，張素玢訪問記錄，2017 年 5 月 2 日。這塊有刻字的大石，是由臺師大臺灣史研究生蔡雅薇、吳佳靜、和田奈穗實等進行草嶺地區田野調查時，經鄉人指引發現的，筆者獲知後趕往查看記錄、訪問。



圖 9、10 草嶺石壁的一塊大石刻字

資料來源：張素玢攝，2017年5月2日。

說明：草嶺石壁的一塊大石砍除藤蔓以後，可看到藤原少尉（橫刻 右）末永伍長（直刻 左）的刻字，推測兩人在剿清民軍後刻石誇戰功。



圖 11 大石前方的草地被稱為「剗人坵」

資料來源：張素玢攝，2017年5月2日。



圖 12 大石旁邊立有土地公、地基主

資料來源：張素玢攝，2017年5月2日。

日方在草嶺的掃蕩告一段落之後，山地搜索隊本部移至林圯埔，因連日陰雨溪水高漲，於是命令不知春（今竹山福興社區，為竹山往草嶺路上的一個村落）、勞水坑（今南投竹山鎮大鞍、瑞竹里一帶）各庄保甲，泛筏於東勢坑溪、清水溪以供軍伍交通，每日徵召壯丁達 800-900 人次，工作辛苦酬勞微薄，因動員者眾，被遣調的壯丁在惡劣的環境下苦不堪言而有了反動。在歸順式（1902 年 5 月）掃蕩行動以前就逃逸無蹤的簡水壽，⁹⁵ 乘此機會煽動壯丁謀變。

明治 35 年（1902）8 月 1 日，黃傳枝、陳旺、簡水壽等之部眾約 70 人，乘著晨霧掩護，分路襲擊林圯埔、樟湖（今古坑樟湖村）、草嶺各駐屯地，其中一股民軍襲擊樟湖守備隊駐屯地，殺死隊長步兵少尉藤原又十郎等，日方稱之為「樟湖事件」，⁹⁶ 於是 1901 年在草嶺屠村並在大石刻字誇戰功的「藤原少尉」，隔年就死於民兵之手。昭和 7 年（1932）官方在樟湖派出所旁立「忠魂碑」，紀念此役戰死的少尉藤原又十郎等 6 位，每年 10 月 23 日舉行招魂祭。「忠魂碑」碑身約 180-200 公分，有三層底座，立於樟湖派出所旁，每年 3 月，日人戴冠正裝，和尚唸經來祭拜。因樟湖山區戰死的警軍很多，除了樟湖地區，⁹⁷ 甚至遠在大坪頂、苦苓腳一帶的學生，在招魂祭時也要走兩小時半前去參加。⁹⁸

95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第二編 領臺以後的治安狀況（上卷）》，頁 460。

96 〈斗六／戰死者之祭典〉，《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10 月 13 日，4 版。

97 廖國士報導（1928 年生，樟湖五個耆耆老），張素玢訪問記錄，2016 年 4 月 23 日。

98 住在大坪頂的劉金鉞在小學（崁頭厝公學校大湖底分教場）五年級時，由老師帶領去忠魂碑參拜，但報導人誤稱忠魂碑為招魂碑。劉金鉞報導（1928 年生，麻園村耆耆老，原住大坪頂），張素玢訪問記錄，2016 年 2 月 28 日。



圖 13 樟湖忠魂碑（原在古坑樟湖派出所旁 戰後拆除今已不存）

資料來源：淺井惠風，《雲林騷匪物語》前置頁 3，臺大圖書館臺灣舊照片資料庫。

雲林的反抗份子在 1902 年 5 月 25 日的歸順式大掃蕩以後，幾乎全數殲滅。⁹⁹ 儘管民軍主要藏匿於山區，但是日方也沒放過平原地區的搜查。¹⁰⁰ 溪邊厝（今古坑東和村）陳賢走家族本姓蔡，¹⁰¹ 因日人殺戮甚慘，為了躲「蕃仔反」（日軍追殺）改姓陳，躲到十八坵田，¹⁰² 過了好久才回來。¹⁰³ 下寮埔人（今古坑鄉永光村光山，日軍與民軍激戰處之一）多逃至石仔坑（今古坑鄉新庄村石坑）、圳頭坑（今新庄村圳頭坑），柯鐵的部眾一部分躲藏在新庄、棋盤厝的山區。¹⁰⁴ 柯鐵手下大將賴福來為古坑新庄人（今新庄村），其手下也有不少同族或同庄人。鐵國山失據後，賴福來部下賴春德潛

99 有關 1902 年 5 月 25 日的歸順式大掃蕩，請參考張素玠，〈歷史篇〉，《古坑鄉志》，頁 88-89。

100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第二編 領臺以後的治安狀況（上卷）》，頁 463。

101 陳賢走為大地主，曾任溪邊厝庄保正、古坑庄協議會員、原料委員等。

102 今古坑鄉東和村觀音山北側約 500 公尺，石子坑溪的西南側。

103 東和陳聯勳（1949 年生，陳賢走五男）報導，張素玠訪問記錄，2017 年 8 月 31 日。

104 新庄圳頭坑劉益松（1957 年生，原居大湖口）報導，劉家為了避難曾改姓江並移至圳頭坑，張素玠訪問記錄，2017 年 8 月 30 日。

逃回故里新庄，卻有人去告密，使新庄庄民受株連。古坑新庄村主廟「三泰宮」的碑文便記載了這件事：

……光緒 12 年（1886）¹⁰⁵ 賴春德曾參加抗日義士賴福來之黨，日軍侵境到本村時，被惡徒密告，日軍屠殺本村村民 19 人，其中賴春德假死混於群屍中，幸脫險境。事後賴春德有感神明相助，雕塑了三尊三官大帝，日夜虔奉於自宅。後經村民醫治要求，遂迎入廟內。……¹⁰⁶



圖 14 古坑鄉新庄村三泰宮的碑文記載日軍屠殺村民之事
資料來源：張素玢攝，2017 年 8 月 30 日。

105 光緒 12 年臺灣尚未進入日本統治時期，推測可能為明治 36 年（1903），歸順式大掃蕩（1902）隔年。

106 新庄三泰宮寺廟沿革之碑文，該廟原創於乾隆末年，本為一草廟，歷經翻修，九二一地震後重建，2004 年新廟竣工。

鐵國山抗日民軍四大頭之一的賴福來，1899年3月與柯鐵在桶頭和日方議和之後，仍擁其部眾有其領地。根據1902年日方所調查的鐵國山組織派系表，賴福來¹⁰⁷派下所列出的「匪首」或「通謀者」並沒有賴春德，¹⁰⁸但賴福來故鄉新庄的寺廟碑文，卻記載了檔案中或日方調查缺漏的事蹟。

陸、結論

檔案文獻為歷史研究的核心史料，以日本官方立場和觀點記載的總督府檔案、公文書、官書，提供了研究雲林事件豐富的資料，但是以當代人寫當代事的文獻相對缺乏。長期以來，吾人對日治時期的研究都仰賴日文文獻，再從這些史料中仔細推敲臺灣人在事件中的處境和心態或某些名詞的定義，武裝抗日事件中的「土匪」或「志士」、「義士」就是最常被討論的。

本文除了利用檔案、書方文書或中文文獻，也在雲林事件歷史現場的古坑地區，蒐集地方史料、文書，進行深度訪談，記錄在地人對雲林事件和反日行動領導人柯鐵的歷史記憶，並踏查田野尋繹歷史現場映對的文獻記載，從而瞭解到在地人如何看待鐵國山的反日份子，也查訪到雲林事件所留下的歷史印記。在筆者多方蒐羅文獻史料和長期的田野工作之下，初步得到以下結論：

一、古坑地形的複雜性與深邃幽渺的山區，提供了反日份子活動的場域和基地，這樣的山區形勢，從清代以來就有土匪窩藏其中，這是當時民

107 雲林反抗份子在歸順式大掃蕩之後幾乎全數殲滅，賴福來是少數逃脫者，但他並沒有逃回鄉里而藏於林垵埔、崁頭厝的深山，最後偷渡至中國大陸東南沿海。

108 不著撰人，〈土匪ノ系統（明治三十五年十二月調）〉，《斗六土匪鎮定史》（臺北：臺灣總督府，1902年），附錄。

間社會普遍的現象，古坑亦然。但是吾人應注意的是，古坑山區的經濟活動如伐木、砍竹、製紙甚至清末的熬腦，因為地廣人稀，山林資源豐富，也無原住民聚落，並沒有為了經濟利益爭奪產生的武裝集團，或以家族為首的武裝勢力。因此日治時期對反日行動者所稱的「土匪」，並不等於清代古坑山區的「土匪」；至於做為武裝抗爭的領導者，出身軍旅、山民或地主，但其部眾或有良莠參差。

二、雲林事件之所以參與者眾，戰事又曠日持久，主要是 1896 年 6 月 19 日起至 22 日的「虐殺事件」，對民眾展開無差別掃蕩，造成清末雲林縣人口最多的村莊庵古坑滅庄，使受難村民投奔鐵國山誓言復仇。因此雲林事件中日方眼中的「土匪」，其實多數是因日人虐殺之恨，而從良民變「土匪」或「抗日志士」，並非為了某些「經濟利益」。

三、日本在雲林地區以一種「小戰爭」(Small War) 的方式進行，初期在台灣其他地區亦然。但是雲林受到的虐殺卻是最嚴重的，並引起國際媒體注意，而使日本改變戰術不再任意燒毀家屋。另外，雲林事件的歸順者全部被殺，抗日集團的領導者沒有取得若干特權而成為地域經濟運作的一員，這都是雲林事件在臺灣武裝抗日史上較為特殊的地方。

四、到底當代人如何如何看待柯鐵？後代人的歷史記憶又如何？洪棄生說柯鐵努力工作不為非作歹，身手矯健槍法準，能以一人驅敵五百人，所以平民匪徒都服他。見過柯鐵的日本人今村平藏描述柯鐵「不胖不瘦，眉目清秀，真是個好漢」。古坑地區耆老的歷史記憶往往來自家人口述，既未稱反日份子為「土匪」，也沒有將柯鐵加以神話，田野中蒐集所得的報導，稱柯鐵勇猛又富有機智，更強調他長相英俊。這些來自在地民眾的歷史記憶與史料參照，有相當高的真實性。

五、雲林事件的現場仍遺留許多歷史印記，包括寺廟碑文、百姓公或大眾爺廟、碑碣、遺蹟、地方文書等，這些歷史遺跡往往未見於官書、文獻，卻提供了歷史事件的蛛絲馬跡，仔細比對史料亦可尋繹出歷史的另一側面。

雲林事件在民間留下了豐富的歷史記憶，事件的歷史現場至今也存留著雪泥鴻爪；儘管筆者在檔案文獻的基礎上，配合深度訪談與踏查獲得許多珍貴資料，但是不可諱言的，有關雲林事件的歷史記憶已經有所斷層，許多中青世代不識柯鐵為何人，雲林事件為何事。口傳記憶若是沒有嚴謹辯證後加以記載，即使如雲林事件之重大，日久也將隨風而逝。

參考書目

壹、檔案、史料彙編

〈歸順匪首柯鐵病死ノ件〉，(1901 年 2 月 26 日)，日本國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藏。

《臺灣總督府檔案·舊縣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00009323001，〈大坪頂討伐書類(元臺中縣)〉(明治三十年元臺中縣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十八卷警察)。

00000076029，〈雲林地方ニ於ケル香港日報記事〉(明治二十九年乙種永久保存第七卷文書)。

00000076031，〈雲林土匪ニ關スル倫敦タイムス記事〉(明治二十九年乙種永久保存第七卷文書)。

00000117004，〈雲林地方土匪討伐ニ關シ松村〔雄之進〕雲林支廳長懲戒處分ノ件〉(明治二十九年永久保存追加第三卷)。

00000219007，〈土匪ノ首魁四名〔陳青輝、徐天錫、詹之振、柯鐵虎〕ヨリ英獨領事へ書面ヲ送リタル件ニ付拓殖大臣へ報告〉(明治三十年永久保存)。

〈柯鐵歸順ニ關スル一件綴(元臺中縣)〉，《明治 32 年永久保存第三十卷》，第 9334 冊第 1 件)。

洪敏麟主編，《雲林·六甲等抗日事件關係檔案》。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8 年。

臺灣史料編輯委員會編，〈外務次官ヨリ雲林事件ニ關スル「タイムス」並ニ「スコツマン」新聞記事切抜ヲ送附シ來ル〉《臺灣史料稿本》，1896 年 10 月 31 日。

貳、專書

- 不著撰人，《斗六土匪鎮定史》。臺北：臺灣總督府，1902年。
- 不著撰人，《雲林沿革史》。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原刊1919年。
- 仇德哉主編，《雲林縣志稿·卷八革命志》。雲林：雲林縣文獻委員會，1978年。
- 吳德功，《割臺三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年。
- 林衡道口述、洪錦福整理，《臺灣一百位名人傳》。臺北：正中書局，1984年。
- 施添福、蕭莉婷等著，《臺灣地名辭書·卷九雲林縣》。南投：國史館臺灣省文獻館，2002年，頁262。
- 洪棄生，《瀛海偕亡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年。
- 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年。
- 翁佳音，《臺灣漢人武裝抗日史研究（1895-1902）》。臺北：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86年。
- 張素玢總纂，《古坑鄉志》。雲林：古坑鄉公所，2020年。
- 淺井惠風，《雲林騷匪物語》。臺南：國鐵時報社，1932年。
- 黃秀政，《臺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年。
- 黃旺成，《臺灣省通志稿（卷9）革命志抗日篇》，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4年。
- 臺灣憲兵隊編，《臺灣憲兵隊史》。臺北：臺灣憲兵隊，1932年。
-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商工課，《臺灣工廠通覽（大正十四年末現在）》。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商工課，1926年。
-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第二編 領臺以後の治安狀

況（上卷）》。臺北：南天書局，1995 年，原刊 1938 年。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蔡伯堦譯註，《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第二編 領臺以後的治安狀況（上卷）中譯本 II》。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08 年。

參、期刊

今村平藏手稿，劉枝萬譯，〈蠻煙瘴雨日記〉，《南投文獻叢輯》，第 2 輯（南投：南投縣文獻委員會，1954 年），頁 141-201。

王君華，〈草嶺巡禮〉，《雲林文獻》，第 2 卷第 1 期（雲林縣：雲林縣政府，1953 年 3 月），頁 45-58。

吳密察，〈明治國家體制與臺灣—六三法之政治的展開〉，《臺大歷史學報》，第 37 期（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系，2006 年 6 月），頁 59-143。

近藤正己，〈Small Wars 與臺灣北部漢人武裝抗日運動〉，《師大台灣史學報》，第 12 期（臺北：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2019 年 12 月），頁 1-36。

張素玢，〈被建構出的古坑庄〉，《師大臺灣史學報》，第 12 期（臺北：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2019 年 12 月），頁 67-108。

肆、學位論文

呂大成，〈日治初期雲林事件與地方武裝抗日之研究〉，國立嘉義大學史地系碩士論文，2011 年。

陳怡宏，〈忠誠和反逆之間——1895-1901 年間臺北、宜蘭地區「土匪」集團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暨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

張毓哲，〈日治時期古坑沿山地區的竹紙產業變遷〉，臺北：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年。

楊永彬，《臺灣紳商與早期日本殖民政權的關係：1895-1905年》，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暨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

鄭天凱，《政權交替下的地方社會——雲林事件（1896）的探討》，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暨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年。

劉彥君，〈強盜或抗日？——以日治法院判決中的「匪徒」為核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06年。

潘珏君，〈日治初期雲林武裝抗日活動與鐵國山組織之研究（1895-1902年）——以簡義與柯鐵為例〉，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7年。

伍、訪談記錄、座談會等

六龜柯家，張素玢訪問記錄，2018年4月6日。

古坑鄉中區耆老座談會，地點：古坑鄉公所禮堂，2017年8月29日。

古坑鄉志南區耆老座談會，於永光村活動中心，2016年8月12日。

吳哲朗（永光村）報導，張素玢訪問、記錄，2016年1月31日。

吳涪順（湳仔村）報導，張素玢訪問、記錄，2017年6月25日。

李長吉（草嶺村）報導，張素玢訪問、記錄，2017年5月2日。

李德宋（華山村）報導，張素玢訪問、記錄，2018年8月4日。

涂肇欽（麻園村）報導，古坑鄉中五村耆老座談會，2016年8月11日。

張天輝（新庄村）報導，張素玢訪問、記錄，2016年1月26日。

張獻貞（棋盤村）報導，張素玢訪問、記錄，2016年1月23日。

莊雅雄（朝陽村）報導，張素玢訪問、記錄，2017年5月3日。

許在（桂林村）報導，古坑鄉北五村耆老座談會，2016 年 8 月 12 日。

陳益堅（古坑村）報導，張素玢訪問、記錄，2016 年 2 月 26、28 日。

陳聯勳（東和村）報導，張素玢訪問、記錄，2017 年 8 月 31 日。

廖國士（樟湖村）報導，張素玢訪問、記錄，2016 年 4 月 23 日。

劉永利（草嶺村）報導，張素玢訪問、記錄，2016 年 4 月 16 日。

劉金鉞（麻園村）報導，張素玢訪問、記錄，2016 年 2 月 28 日。

劉益松（樟湖村）報導，張素玢訪問、記錄，2017 年 8 月 28、30 日。

謝義源（樟湖村）報導，張素玢訪問、記錄，2016 年 4 月 23 日。

陸、報紙

《臺灣日日新報》，1898 至 1944 年。

柒、網路資源

陳文添，〈臺灣總督府第一件高等官懲戒撤職紀錄〉，《臺灣文獻館電子報》
97（2012 年 4 月 27 日）：<http://163.29.208.13/www/epaper/>，（2016
年 9 月 6 日瀏覽）。

陳鴻祥，「土匪宴」《墨香軒詩草》，「愛詩網」：

<https://ipoem.nmtl.gov.tw/nmtlpoem>，（2020 年 8 月 9 日瀏覽）。

Archival Literature and Historical Memory: Yun-lin Event in Gukeng

Chang Su-bin*

Abstract

The Yun-lin Event, an armed uprising against the Japanese rule of Taiwan from 1895 through 1902, mainly occurred in the mountain area of today's Gukeng(古坑), Yunlin County. Based on archives and literature, this paper surveys the historic sites of the event, gathering the local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conducting in-depth interviews. Supplemented by the locals' historical memory of the event and Ke-Tie(柯鐵), one of the leading anti-Japanese activists, the paper also investigates its historical authentication and explores the event in Guke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g History.

By the interchange of the archives and literature as well as historical memory and historic sites, the paper involves local perspectives, discussing the Yun-lin Event and making several observations and conclusions: 1. Due to its mountainous terrains intersected by faults and rivers, Gukeng provided the anti-Japanese activists with natural domains and bases. 2. The crux of the Yun-lin Event, which involved a larg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and became a protracted uprising, lies in the 1896 "Yun-lin massacre" b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where many villagers were slaughtered and forced to flee into the mountains, joining the anti-Japanese group Tie-Guo-Shan(鐵國山). 3. All the surrenders in the Yun-lin Event were killed, including the leaders, none of whom were spared to become one the driving economic forces. This distinguishes the Yun-lin Event

* Professor & Direct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mong others. 4. Elders in Gukeng don't consider the anti-Japanese activists "bandits." Meanwhile, they don't deify Ke-Tie, either. The locals' historical memory intertwined with historical materials is highly credible. 5. The on-site steles, relics, and local documents concerning the Yun-lin Event reveal details unfolded in the official archives, further inquir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other side of history.

Keywords: Yun-Lin Event, Gukeng, Ke-Tie, Historical Memory, Archival Literature